楊子序

韓文公稱荀子以爲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而楊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楊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爲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无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爲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楊子之文簡而奥唯其簡而奥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爲諸子而忽之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輙采諸

家所長附以已意名曰集註、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異來者擇焉、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涑水司馬光序、

楊子法言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辭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弱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學行篇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譔學行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无焉爲衆人、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

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礲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螟蠕之子殪而逢螺蠃祝之曰、類我類我、父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桧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跪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學者所

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子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歟、曰有是哉、芒芒而後漸者其水乎、或問鴻漸、曰非其性不注、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吾未見好斧藻其

德若斧斤、其深者歟、烏獸觸其情者也、衆人則異乎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晞之則是曰昔顏常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子爲道乎、爲利乎、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

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鵶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治產、不如冊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或曰猗頓之富、豈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其劣乎、顏其劣乎、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

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玆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歟、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孰御焉、

吾子篇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然後談章乖離、諸子圖徽、譔吾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劒客論曰、劒可以愛身、曰、衽衍便人多禮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滛、滛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

雜案明師曉聰交均也

滛、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繩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或曰文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滛辭之溷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歟、曰斷木爲棊、挽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

介獨也

東嶽而知衆山之峐崖也況介立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道也山經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或欲學蒼頡史篇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闢也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貍變則豹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君子言也無擇澤則亂流則辭述正道而稍邪咳者有矣未有述邪咳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多聞則守之以約參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襲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紜則懸諸天衆言淆

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脩身篇

事有本眞、陳施于意、動不克咸、本諸身、譔修身、修身以爲于、爲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思也歟、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曰盛哉銘、或有意於愼也、聖人之辭可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脩其身而後交、善其詠而後動、成道也、君子之所愼、言禮、昔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或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熒蒐曠、枯糟孛曠、沈摘埴、索塗冥行而已矣、

好嗜好也

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辱貌輕則招侮辱禮多儀或曰日昃不食因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華實副則禮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或問犂牛之鞹與玄騂之鞹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如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犂不犂也

臞瘠也

檢法度也

元憝大惡也

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曰其爲中也弘深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君子微愼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憝之有上士之耳訓乎德下士之耳訓乎已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

問道篇

芒芒大道昔在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譔問道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佗歟

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佗道君子正而不佗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德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爲之爲矣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

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開明佗則荅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闇然不覩墻之裏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爲疣贅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國或曰孰爲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過此而往人也哉聖人之治天下也凝諸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

嬰兒慕母駒犢戀母

也屋

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已、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絃絃、久而愈盈、尸諸聖、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或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曰天之肇降亡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

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徂詐之家、曰徂詐之詐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嚮項漸襟古之舜乎、衒玉而賈石者、其徂詐乎、或問徂詐與亡孰愈、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歟、徂詐之力也、如其亡、曰威震諸侯須於徂詐乎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徂詐也、或曰無徂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徂詐乎、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則狐貍螻蟻不腰臘也歟、或曰刀不利、筆不[illegible]、而獨加諸砥、不

亦可乎、曰人砥則秦尚矣、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矣、曰何必刑名、圍棊擊劍、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問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覩也、

問神篇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譔問神、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於丈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龍蟠于泥、蚖其辱矣、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矣里、曰龍不以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或

蚖蝘蜓也

不妄不妄食也

不手不爲人所指使也

曰易損其一雖惷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誰乎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郭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閭閭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不

庸庸淳淳也顯顯大噩噩明明正也

閭閭爭論也

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面目之辭相適捄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書噩者莫如言爾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晉之昏昏傳千里之惷惷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辭渾渾若川順則便逆則否老其惟川乎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魯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或曰淮南大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

捄除同噩音午也

兆雜發雲

書則作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或曰玄何爲曰爲仁義曰孰不爲仁孰不爲義曰勿雜也而已矣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論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如周之禮樂無事之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如秦之禮樂無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或問文曰訓問武曰克未達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己之私之謂克爲之而行動之而光著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曰我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厥光大矣必我知而爲之光亦小矣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曰君子德

名爲幾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或問人曰難知也曰焉難曰太山之與螘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嗚呼能參以似者爲無難或問鄭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

問明篇

明哲煌煌旁燭無彊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譔問明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詩乎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爲聰惟天爲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

也夫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爲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聖樂聖或問烏有鳳獸有麟烏獸皆可鳳麟乎曰羣烏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阮也阮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皐陶以其智爲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

範殺身者遠矣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於戲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爲慎哉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革夏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請問人爲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墻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扣死命乎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言其凶辰乎辰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諄言敗俗諄好敗則姑息敗德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龔聵也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

辰時也嘆時之易去諄音能小意

不論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鷦明遶集食其絜者矣鳳鳥蹌蹌匪堯之庭亨龍潛升其貞利乎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必利乎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或問活身曰明哲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愼其身也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莊沉冥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吾珍莊也居難爲也不慕由卽夷矣何冕徽之有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僧舜之重則不輕

兩龔 勝舍 二人 隋侯 和氏 王

僧諱 同

於由矣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宜乎靈場之感宜夜矣乎朱鳥翺翺歸其肆矣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

寡見篇

假遐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幽弘橫度絕于邇言譔寡見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偭焉或

盥場 虞神 壇

偭背也

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如賢人訾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春木之芑兮、援我手之鵝兮、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或曰譏譏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曰品人是爲也、天下之士聖也久矣、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讀讀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聲、悅惡在老不老也、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曰可約解科、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荒乎遲佛違乎正、沈而樂者、君子弗聽也、或問侍君子以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或曰不有博弈者乎、曰爲之猶賢於已爾、侍君子者賢於已乎、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鴟羽沖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傅尸鳩、其累矣

夫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兩流乎淵其事矣乎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或問周質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齊桓晉文已下王霸於秦兼其無觀已或曰秦無觀奚其兼曰所謂觀觀德也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故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枕于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彊魯不用眞儒故也如用眞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或曰奔星之卓沉流之航可乎曰否或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流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摧利而國用足盍摧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摧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不亦匡乎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矣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或曰炎之以火汋之以湯燠亦燠矣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非其時而望之亦不可以至矣秦之有司貢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賈聖人之法度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

五百篇

千年一聖

二人爲一生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譔五百、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或問聖人有諂乎、曰有、曰焉諂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諂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諂、曰諂身將以信道也、如諂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衆人曰於祿殖、歟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知、問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微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若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聞、蹟諸侯也

受日及時行道也

非邪、曰仲尼聞蹟、將以自用也、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弃其所習、逆其所順、彊其所劣、捐其所能、衝衝如也、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曰之後世君子、曰賈如是不亦鈍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爲去乎、曰愛日、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婢之故也、不聽政諫而不用、雉噫者吾於觀庸邪、

無爲飽食安坐而歷觀也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歷教不倦焉得日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佗道亦無由至矣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未如之何矣或問聖人占天乎曰

齊年德魏君申王昏善吉星

載魄始生如羽也

占天也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或問星有井石何如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爲大人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爲小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瓏瓏其聲者其質玉乎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彤弓驢矢不爲有矣聆德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已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如夷俟

倨肆羈角之哺果而陷之奚其殭或性或殭及其名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或曰何謂也曰撽之而已矣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聖人之材天地也次山淩川泉也次鳥獸草木也

先知篇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哲民情譔先知先知其幾於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視忽耿緜作炳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或問

爲政有幾曰思數或問思數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乃執袁濤塗其數矣夫嗚呼從政者審其思數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數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若汙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杼軸空之謂數爲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厲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聖人文質者也車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聲音以揚之

詩書以光之遍亘下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聒吾則無以見聖人矣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曰聖主人之法朱嘗不闕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出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諸侯晉實予不膠者卓矣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知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狱

在或苦亂曰綱紀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或曰爲政先殺後教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吾見玄駒之步雅之晨雞也化其可以已矣哉民可使覩德不可使覩刑覩德則純覩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曰龍乎龍乎或問政核曰眞僞眞僞則政核如眞不眞僞不僞則政事不核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聖人樂天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遁離者

是聖人乎、雌之不才、其卵殿矣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或曰載使子草律、曰吾不如弘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曰何爲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剡、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甄、柔則怪、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於中乎、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則貉、井田之田、田也、肉刑之刑、刑也、田也者、與衆田之刑也者、與衆弃之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人亦多不足矣爲國不迪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算乎

重黎篇

時王莽篡位、故揚子有重黎之論、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槩諸聖、譔重黎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曰近羲近和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或問黃帝終始、曰託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坐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夫欲雠偽者必假真、禹乎盧乎、終始乎、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能違也、請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受云、或問子胥種蠡孰賢、曰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鞭尸藉館、皆不由德、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平眼之種、蠡不彊諫而山棲、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又終弊吳、賢皆不足邵也、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

咸六國皆屬秦具三者備也

亡而先亡矣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時激地保人爭乎曰具請問事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保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中否則蟠保也激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刃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或問秦伯列爲侯衛卒吞天下而赧魯無以制乎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僭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則襄文宣靈其兆也昔者襄公始僭西畤以祭白帝文宣靈宗興廊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是以四彊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赧獨何以制秦乎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曰具周建子弟列名城班玉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六國蚩蚩爲嬴弱姬卒之屏營嬴擅其政故天下擅秦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項氏暴彊政亡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翔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人曰秦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訴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徼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或問秦楚既爲天典命矣秦溢灞上楚分江西與廢何速也曰天胙光德而瞑明忒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德故天胙之爲神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

民之願也厥裳國久長若秦楚彊問裘撲胎蓍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廢未遠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曰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或問義帝初矯劉龕南陽項救河北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曰人無爲秦也喪其靈久矣韓信黥布皆劒立南面稱孤卒窮將戮無乃勿乎或曰勿則無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或問淳于越曰伎曲論問曰始皇方虎捌而梟磔蛭士猶腊肉也越興亢胃終無撓辭可謂伎矣仕無妄之國受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榛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盧左之乘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其者未辯歟曰生捨其木侯（當作沐猴）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焦逆訐而順守之雖辯劇虎牙矣或問芈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也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脅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脅以負水脯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曰方遭信閉如其抵曰臧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臧況拊鍵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任刑忠乎曰斯以留客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霍曰始元之初初擁少帝之微摧燕上

陣餘張耳竇嬰灌夫

石建金日磾張安世石奮

官之鋒處興廢之分堂堂乎忠難天哉至顯不終矣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顯牧局不用哉德曰罪不孥宮不文館不新陵不墳或問交曰仁問餘耳曰光初賈灌曰凶終或問信曰不食其言請人曰晉荀息趙程嬰公孫杵臼秦大夫鑿穆公之側問義曰事得其宜之謂義或問季布忍焉可爲曰能者爲之明哲不爲也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問長者曰藺相如伸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或問臣之自得曰石大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慎邴大夫之不伐善請問臣之自失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或問持滿曰捉歌揚王孫倮葬以矯世曰矯世以禮倮乎如矯世則葛藟尚矣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大史遷曰實錄

淵騫篇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譔淵騫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在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翼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

德曰舜以華、禹以功、皐陶以謨、非絶德邪、力秦悼武爲獲任鄙、孟賁扛鼎、非絶力邪、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

曾仲連傷（古字蕩）而不制、藺相如制而不傷、或問鄒陽曰、未信而分疑、沉辭免置、幾矣哉、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樗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爲蓍龜、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徙、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弁、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歟、曰羊狼一也、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爲也、曰蜇山壅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爲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爲翦、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欵、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蛛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政也、爲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爲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軻也、爲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横、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

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曰然則子貢不爲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袁行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言辭事敬、陸賈執正、王陵申屠嘉、折節周昌、汲黯守儒、袁固申公、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滕、灌、樊、酈、曰俠介叔孫通、曰槩人也、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晁錯曰愚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將、踈飲水、褐博、沒齒然也、或問循吏、曰吏也、游俠、曰竊國盜也、佞幸曰不料而已、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曰仲舒欲爲而不可得、弘容而已矣、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儁京兆之見、尹扶風之絜、王子貢之介、斯名卿矣、將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輿尸血刃、皆所不爲也、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或曰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或曰隱道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昔者箕子之添其身也、狂

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應諧以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請問名、曰詼達惡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安譽仁之賊也、安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其爲人也、柰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問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莖藻之力也歟、曰若是則奚爲不自高、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子欲自高邪、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但聞以德訟人矣、未聞以德訟於人也、仲元畏人也、或曰育賁、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君子篇

君子純終領聞、蠢迪檢押、方開聖則、譔君子、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般之揮

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或問航不槳、衛不蓐有諸、曰有之、或曰十八器固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舉、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或曰苟卿非數家之書、俶詭也、至于子思孟軻、詭哉、曰吾於苟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惟聖人爲不異、牛、玄騂白睟（粹同）而角、其非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作刓）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解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人以巫鼓、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炳乎、則渝渝乎哉、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牢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覩

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於理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大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退退而退曰孝子顏淵以退爲進天下鮮儷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退曰君子顏淵以退爲進天下鮮儷焉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雖儷也奚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文曰作此者其有懼乎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爲囂囂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

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後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呼吾聞伏羲沖農殁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四聖孔子曾城之比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期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歟惟囂囂能使無爲有或問仙之實曰無必爲也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忠臣

老子惟乎不惟、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曰壽之不益也、曰德故尔、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得尔、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君子患人況已乎、小人欺已況人乎、

孝至篇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譏孝至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父母子之天地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孝子有祭乎、有齋乎、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是以祭不宿、人而不祭豹徽乎、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子有含菽緼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偽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不爲名之名、其至矣、爲名之名、其次也、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或曰邵如之何、曰亦扁之而已、庳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堯舜之道皇兮、夏訛成周之道將兮、而以延其光兮、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道、桀夏以其功、殷周以其伐、或曰食如蜡、衣如華、朱

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不由其德、五爾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曰勉、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德諸頑嚚、讓萬國、知情天地、形不測、有人乎、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禔、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或曰聖人事異乎、曰聖人德之爲事、異亞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不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是孔子之徒歟、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秀穎德行之謂、洪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之宗、德行也、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于其和可知也、屬廉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邵、襲習亂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漢德其可謂允懷矣、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麟之儀儀、鳳之師

師、其至矣乎、犧虎桓桓、鷹揚、貔貅、暴也、未至也、或曰訩訩北夷、被我純繢、帶我金犀、珍膳寧鍑、不亦享乎、曰昔在高文武實爲兵主、今稱首臣、稱爲北藩、是爲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朱厓之絶、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君人百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祭也、享也、享于鬼神、不亦饗乎、天道勞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曰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蔡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

田、人役唐矣夫

文中子序

文中子世家曰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爵
潔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
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列著春秋義統公府
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四罕生秀
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畧
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房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
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
兄何爲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
爲洪儒鄉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先儒之職也
不可號故江左號王先王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

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如北事魏
太和中爲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
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傑曰安康獻公安康獻
公生銅川府君諱蓬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王之業
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
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
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
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
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
擊善然未其達也府君出爲昌樂令遷府氏銅川所治著
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篋

之遇坤之飾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爲
而來見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
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
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
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
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月無定王也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
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
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
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嬰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

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爰以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爲道喪已來斯義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賈琰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辭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遵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慨慨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怨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乎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遂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丕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來嘉之劉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也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階蔽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績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

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蔣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

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書授于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畤　杜淹撰

先生至鋼川府君六世大祖考事見世家

王道篇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謨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色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

帝王之道昭昭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吾得皇極讜義焉、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吾得政大論焉、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二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常、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不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王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

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爲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夔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稚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言政而不多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利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賈瓊書至桓榮之命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繫師玄將著北齊錄以告子子曰無苟作也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靖君亮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

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詔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爲而藏乎、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子曰無斂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吾察之久矣、目光悠然、心神忽然、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誰居乎幽王之罪也、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咨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子來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當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汩彝倫乎、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欝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

矣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爲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騙邊也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子曰寬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子曰慎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子曰恕哉凌敬視人之孤猶已也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

夏侯玄字大初著樂毅論

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禮不云乎至德爲道本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爲乎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關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瓚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子讀

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爲乎子曰義也清而莊靖也惠而斷威也和而悚收也曠而肅瓊也明而毅淹也誠而厲玄齡志而密微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達簡而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叔恬曰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亟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荅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微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荅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消者吾未之見也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若竝行於時有用捨焉子謂李靖曰凝也若

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爲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君子任智而背仁爲亂葬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夫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耿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夫乎獨能成其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無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子蘇登塟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葬方士問蔡子曰貧者斂手足當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廣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爲禮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俛其首子曰王孟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長也寄其樓下也溫

其臨事也斷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問牛弘子曰厚人也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常也無事於出處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子在絳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爲也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微其事以蒼生爲心乎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學也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以不續乎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閎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弒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如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子燕居董常賈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

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微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董常聞之悅、門人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所視、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子曰董常時有慮焉、其

九師准南王騁九人撰述者號九師易

餘則動靜慮矣、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或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子曰使陳壽不羨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頠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榎、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

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子謂叔恬曰汝不爲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蔥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或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子曰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爲可也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銅川夫人好樂子始述方苟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子謂薛知仁善處俗以苟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同州府君以之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亡營也願君侯正身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子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

以怨、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彦者、寔國掌命、視民如傷、奚爲不終、實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北山丈人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无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子曰吾不度不執、不常不遂、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子遊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至人相從乎、子曰否也、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

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揔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尚書召子仕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散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立誡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爲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

嚴蒼平楊雄　陳思王曹植也　探欲立爲太子　植飲酒晦迹

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鄰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遊仲尼之門未有不迨中者也陳叔達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爲能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无所不至子曰吾於讃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卞吾於詩書也卞而不敢議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子間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子之服儉以挈

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子宴賓无貳饌、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无擾爾鄰里鄉黨爲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反必後、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椁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司奚適而無稟、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芮城府君起家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子曰婚娶而論財、賣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難矣乎、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

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子曰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無功作五斗先生傳子曰汝忘天下乎縱心敗矩吾不與也

無功土績之字文中子弟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浸亹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麗靈何人也子曰古之閑關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必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聽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大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且武之未盡善又

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

劉靈即竹林中人也

高祖廟號太武德舞文帝廟號太德舞

矣、其時乎、其時乎、子謂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敎、故曰存乎其人、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謀、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豳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爲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子讀三祖上事、曰勤哉而不稽

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反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上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劉炫見子談六經倡其一以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

高祖歌大風　武帝歌秋風

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爲問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亡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子遊大樂聞龍舟五更之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作之邦國焉

或問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樊時死以明道苟氏有二仁焉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檐如劒珮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實猿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董常歌邶栢舟子聞之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邳公好古物鐘鼎竹物珪璧錢貝不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其次地隱其次名隱子謂姚義能交或曰簡子曰所以爲能也或曰廣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子謂晁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賈瓊問績書之義子曰天下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讚曰議曰誡曰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

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繫餙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翻之不臧我思不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歌于髦而遣之既而曰玉帛云乎哉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爲也好奇尚恠蕩而不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薛宏請見六經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鄜人非之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鄭和諾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勇子曰必也義乎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況人乎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爲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

問易篇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荅、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子曰續書之有命、遼矣、其有君臣經畧當其地乎、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文中子曰、事者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有、惟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君孰

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聚類無不經乎、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文中子曰、有羨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賛其羨而匡其失也、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董帝有公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太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已南面而已、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忌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子曰、改過不悋、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

也、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吾視惠懷傷之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視桓靈傷之捨兩漢將安取制乎、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國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可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眞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子讀洪範讜義、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郅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

節之謂乎、子聞之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爲乎、其得變化之心乎、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僅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見縗絰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決勝、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子見耕者必勞之、見主人必僥之、鄉里不騎、雞初鳴則盥漱具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入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由折、無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聖人孰能至之哉、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智乎、子曰至矣、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卹人乎、志其懿德於備物乎、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必正其跡譎、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政則苟簡、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薛收曰、純懿遂亡

乎、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子在蒲聞遼東之敗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賦兎爰之卒章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子曰好動者多難小不忍致大災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蓍生曰智可獨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殁吾亦將逝矣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文中子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子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讎也薛方士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誡或問韋孝寬子曰幹矣問楊愔子曰輔矣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子曰順

陰陽仁義如斯而已賈瓊爲吏以事楚公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汎乎利而諷之無闕其德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子曰元經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微天以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於是乎未忘中國穆公之志也齊梁陳之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代太和之力也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君子曰

任薛同黃帝後王劉同姬後崔盧同姜姓

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故亦黜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元經興而帝制亡矣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

禮樂篇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子曰絫名索實此不可去其

爲帝實失而名存矣或問謝安子曰簡矣問王導子曰敬矣問温嶠子曰毅人也問桓温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賈瓊問群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子曰恭則物服慤則有成平則物化子曰我未見平者也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行也或曰禮豈爲我輩設哉子不荅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敎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焉美也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薛收曰何爲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薛收曰讚其非古乎子曰唐虞之際斯爲盛矣禹皐陶所以順天休命也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唯至公之主爲能擇焉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勒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爲乎彼乎逆上吾不與也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

帝業、河不謂有志之主乎、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邳公問政、子曰清以平、安平公問政、子曰無鬬、人以名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蔫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叙彝倫矣、子出自蒲、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遯、我生民也、子爲之宿、翌日而行、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鱣鯨非儲瀆所容也、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子曰明內而齊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辯上下、定民志、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獻公曰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脩於家、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

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聖與明吾安敢處、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子曰見而存亦若不見而存者也、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穎如也、子遊汾亭、坐鼓琴、有扣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髣、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撰焉、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知道者蓋默默焉、子聞之謂薛收曰、猶善可矣、不有言乎、誰明道乎、子不相形、不禱疾、不卜非義、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涅六雅能之、處貧賤而不懾、魏徵能之、聞

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亂世羞富貴、實威能之、慎密不出、董常能之、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叔達出、遇程元、實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也、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陳、守令勸吏息役、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賈瓊事楚公、困讒而歸、以告子、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文中子以為知言、文中子曰、其名爾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

李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誡、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

述史篇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楚公作難、賈瓊去之、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彥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幽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董常習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耶、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拔魏而帝晉何也、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子曰穆公來、王

肅至、而元魏遠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其五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宋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其五以歸其國、且言其國亡也、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沒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爲鄙、汝知之乎、此无經所以書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然書不可廢、尚存近古、對議存焉、制誌詔冊、則幾乎典誥矣、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或力不足者、斯止矣、裴晞問穆公之事、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覽德輝而下、何必懷彼也、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溫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爲政、子曰

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齪齪焉自保不足以發也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弱矣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異之子振頹綱子將之陝門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上孝逸謂子曰盍說乎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陳亡於是乎天人備矣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子讀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爲此哉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儆天下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

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董常之喪子赴洛道於沔池主人不授館子有饑色坐荆棘間讀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而竟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其饔焉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

文中子曰賈誼矣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禀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禀也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禀之而行不亦渙乎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因貳以濟能無彰乎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群疑亡矣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也保終榮寵不亦宜矣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此非天也人謙不臧咎矣夫

東海王光武太子名彊議位於明帝故曰義

遵彥楊惜字

魏相篇

子謂魏相、其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子曰孰謂齊文宣曹而善楊遵彥也、謂孝文明吾不信也、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人謂不容吾不信也、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佞者矣、常曰、獨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子遊焉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就我仇仇、亦不我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億、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爲矣、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元經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蘊盡矣、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詰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爲兆、人五常爲四國、三才九疇爲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禮論樂論爲政、他賛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爲社稷、不言爲宗廟、無所不知爲富貴、無所不極爲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也

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權義舉而皇極立矣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微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子居家不暫捨周禮聞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子曰周禮其敝於天命乎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張玄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況躬親哉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為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矣蓋有焉

我未之見也子曰年不豐矣不息吾已矣夫子謂光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遣其欲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遣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意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江都有變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斯已矣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子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房玄齡請習十二策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虞世基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歛使者歌小明以送之世基聞之曰吾持遊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竊比我於仲尹子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螢也忿懥者仁之螣也纖悋者義之蠹也子曰元經之專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董常問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竇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竇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

之謂乎、子述婚禮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縝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姑存之可也、子贛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如是寡怨猶懼不免、詩云惴惴小心、如履薄冰、子讀說苑曰、可以輔教矣、子之韓城、自龍門闢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爲誰、吾視其顙顙如也、重而不亢、目燦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翼而不張、鳳頸龜背髮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又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六枚一

三有乃老子三寶也

德秉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辭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吾將退而求諸野矣、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吾願見僞靜詐儉者、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門矣、子聞之曰、強哉矯也、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

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爲、有不善爭改、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無性者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子讀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將安之乎、是以君子思以下人、芮城府君讀說苑、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子以進物、不亦可乎、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爲人怨、咨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道、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今汝屑屑焉三德、无據而心未樹也、無挺無訐、無固無抵、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

樂然後笑夫子何爲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立命篇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邪子曰誠哉惟人所召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程元曰敬珮玉音服之無斁文中子曰度德而師易子而教今亡矣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爾無苟羨焉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焉能無咎焉能不違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師玄曰吁其幼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陳留王孝逸先達之愞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

愞懦同

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西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具邪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請物先濟乎近

劉峻孝標論曰推茲五交乃生三釁

然後形乎遠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邪吾將飾誠以請對愚者非邪吾獨柰之何因賦黍離之卒章入謂門人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可謂忠乎子曰讓矣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爲政而何有如晦出謂竇威曰讜人容其訐佞人杜其漸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爲政矣

文中子曰制命不及貢初志事不及太熙褒貶不及仁壽
叔恬曰何謂也子茲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邪
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歉義生於豐故富
而教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
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代五典潛五禮措
五服不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群居不知愛敬上如
標技下如野鹿何哉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灑
朴散其可歸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昔舜
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
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
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其

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爲
哉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
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子曰以性制情
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迴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
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實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
至焉子曰董常近之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子曰
大雅或幾於道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或問陶元
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
於開闢矣子曰和大悲者必有餘悲大樂者必有餘樂
天之道也子曰氣爲上形爲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氣
爲鬼其天乎識爲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薛收曰敢問

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己也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哉以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北之矣元經何以不興乎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先王之道所以

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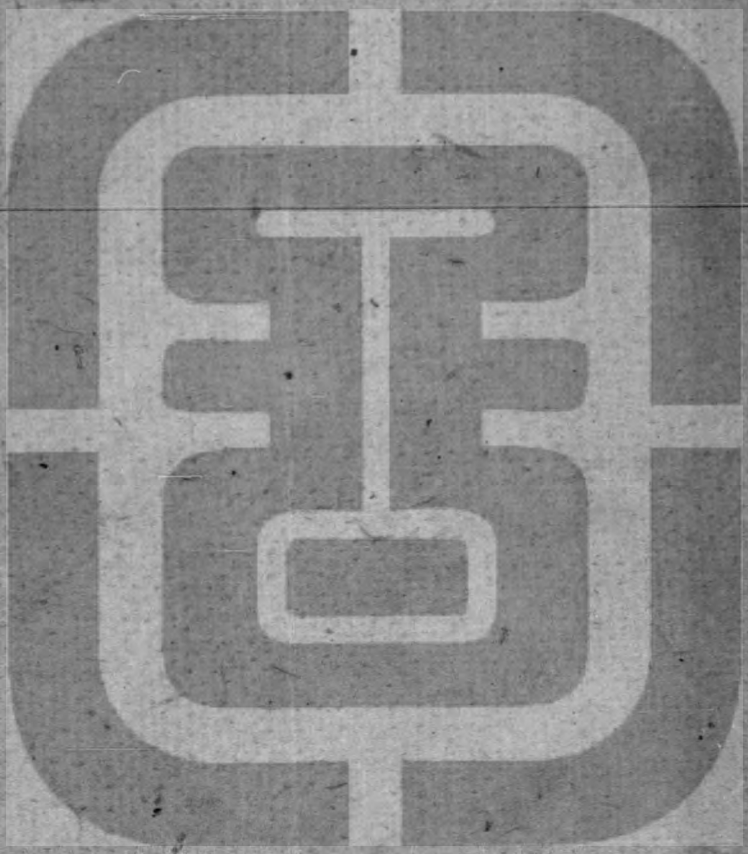
關朗篇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姚義困於窶、房玄齡曰、傷哉窶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捨讓也、況爲己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子曰、雖

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玉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通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況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傷禮樂則述、辛志正曆數、則斷南北、感帝制而有太熙、尊中國而正皇始、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

子曰天子之子、全冠而議鉥知治而受職古之道也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爲人臣況君乎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子曰政猛寧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乎曰顯仁藏用

逸詩警如農夫是蕊是芸是有雝有鏞必有豐年

中古之事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閟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子曰道在其中矣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伉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應是褒則有豐年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開皇九載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

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陛下真帝也無踵偽亂必紹周漢以土襲火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魏永爲龍門令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己明寧是營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